

不只是把故事變簡單

兒童文學工作者的出版現場

採訪撰文 | 黃羽萍 · 人物繪圖 | 樺子



受訪者 巫佳蓮

原本是日文老師，因緣際會下讀到《活了 100 萬次的貓》而對繪本產生興趣。後來想嘗試創作繪本、參與相關課程，卻誤打誤撞報名成童話寫作班，寫出來的童話還得了獎，便開始走向兒童文學創作之路，亦耕耘編輯與翻譯領域。兒童文學作品散見《國語日報》、《未來少年》等兒童刊物，著有繪本《吹泡泡的人》、九歌首獎小說《青春遊樂園》等作。白天是兒童雜誌編輯，晚上從事兒童文學寫作，經營臉書專頁「故事鑄字行」。

最近喜歡的兒童文學讀物

《霸王壞壞鵝》

用好笑又感人的方式講一個「壞」小孩如何努力改變自己的故事，不說教的優秀作品！

繪本、童話、橋梁書、兒童報紙、兒童雜誌、遊戲書、點讀產品……兒童文學的範疇，遠比我們想得更多、更廣。這些獻給孩子的作品，從題材選擇、資訊轉譯到字詞潤飾，背後其實藏著大量看不見的判斷：孩子如何理解世界？哪些詞彙對他們而言太抽象？哪些情境早已不屬於現在的童年？此次，我們邀請兒童文學工作者巫佳蓮與郭孚，從創作者、譯者、編輯等多重身分出發，分享兒童文學的製作現場，以及那些讀者不一定看得見，卻深深影響作品樣貌的有趣細節。



受訪者 郭孚

大學念日文系，因修習林真美老師開設的經典繪本閱讀課程而栽入繪本的世界。曾參加交通部公路總局的活動，完成以繪本為主題的環島計畫，到全臺各地的繪本圖書館、繪本咖啡館、兒童圖書館等場所，認識、記錄臺灣的童書推廣實況。畢業後曾擔任書店店員、網路書店企劃，長期投入兒童文學、出版與閱讀推廣，也從事書評、策展、講座、說故事、活動主持與翻譯工作，現為出版社童書主編。

最近喜歡的兒童文學讀物

《全都鹿》

這本書很！好！笑！我一歲多的小孩很喜歡觀察裡面的鹿在做什麼。

兒童文學真正困難的事

談到兒童文學，許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是：把東西變簡單。但這不單純指字詞難度的修潤，巫佳蓮認為，真正困難的地方在於，整個切入角度都必須調整。大人得蹲下——甚至趴下，以孩子的視角重新看世界。她曾收過一篇以「洋流」為主題的故事，作品文筆優美，意象也十分完整，問題在於「洋流」的概念，對年幼的孩童來說太過抽象，即使加上註釋，孩子也未必看得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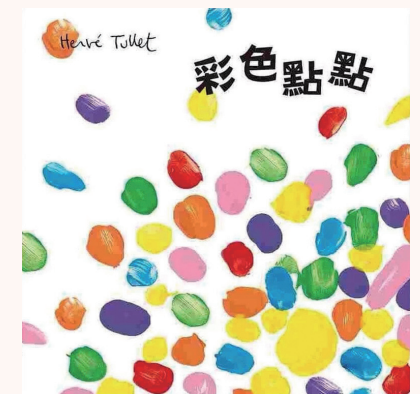
無論是製作繪本、橋梁書、兒少雜誌，都必須不斷思考：孩子目前能真正理解的是什麼？他們的生活經驗和大人有多大的差異？就像以前大人認知中的「查資料」，可能是去圖書館翻書，但現代孩子的第一反應，可能是直接拿起手機搜尋。成人的理所當然，對孩子來說，其實十分陌生。

郭孚則認為，不一定要預設孩子不懂，「不懂，本來就是一個可以一起討論與學習的契機。」不同類型的兒童文學有不同目的，有些重視情感共鳴、圖像欣賞與感官體驗，有些則更強調知識學習、互動體驗與自主閱讀。編輯能做的，是在不同的閱讀需求之間，找到適合的表達方式，剩下的，就交由家長與孩子自行選擇。

用孩子懂的語言，未必得裝可愛

在兒童文學裡，「怎麼說話」始終是一件重要的事。兩人都約而同提到，最需要避免的，就是刻意的幼稚化。

郭孚認為，翻譯並不是只有忠實對照、將原文逐字轉成中文，還必須經過在地化的調整，重新尋找最適合孩子閱讀的語言。她以《彩色點點》為例，書中有一頁是黃色與紅色的色塊，文字寫著「讓它們親一下！」透過翻頁的動作，讓兩種顏色融合成橘色。但不同國家針對這一句的翻譯其實都不太一樣——有些是「碰一下」、有



《彩色點點》

Hervé Tullet | 著、繪
周婉湘 | 譯
上誼 | 出版

發現孩子「不懂」的案例

前陣子我自己的兒少小說《青春遊樂園》出版，打書的時候和真正的小讀者聊天，結果他們很疑惑「青春是什麼啊？」我才知道青春通常是失去之後才感受得到，對孩子來說，青春這個詞是他們的現在進行式，所以反而有距離感。



巫佳蓮

些則是「抱一下」，作者保留了很大的彈性，讓譯者能根據不同文化與語感重新調整。

有時，甚至連書名也需要重新詮釋。郭孚以近期經手的*The Boy with Flowers in His Hair*為例，原文直譯是「頭上長花的男孩」，但她後來發現，日文版翻成『ぼくのともだちは、あたまにはながさいている（我的朋友頭上開滿鮮花）』，「其實那樣更貼近故事的核心——友誼。」她讚嘆這樣的調整，最終中文版也參考了日文版的概念。

除此之外，繪本翻譯還必須考慮「被唸出來」的節奏感，以及圖文排版之間的平衡。像《逛商店街》中出現了大量的手寫招牌、商品名稱，但版面空間有限，譯者便要反覆調整字數，甚至和美編一起討論如何增減字句，才能讓畫面與文字維持平衡。

巫佳蓮則遇過，有人堅持兒童故事的內容一定要加入小精靈、小怪獸與魔法元素，甚至刻意使用可愛的語氣。但她認為，要讓孩子可以理解事情的關鍵在於淺白的語言、在於大人有沒有「蹲下來講」，裝可愛反而容易模糊真正想表達的重點。兒童文學真正重要的，依然是尊重孩子，把孩子當成能夠獨立思考、平等對話的存在。



《我的朋友頭上開滿鮮花》

Jarvis | 著、繪
大塊文化 | 出版



《逛商店街》

齊藤忍 | 著、繪
郭孚 | 譯
上誼 | 出版

在一本書開始之前， 比想像中更複雜的產業

除了內容本身，兒童文學的出版流程也比想像中複雜。郭孚提到，目前臺灣市面上七、八成的繪本都是翻譯書，對出版社而言，翻譯書已有既定成品，出版風險較低、製作時間也較快，更容易配合每月的出版節奏與現金流安排。

然而，即使是看似成熟穩定的流程，仍充滿大量不可預期的狀況，「有時光是等

版權代理回信，就可能要等兩個月。」從詢問授權、提案、競價、簽約，到後續翻譯、審稿、送印，每個環節都有機會卡關。她曾遇過樣書直到印刷前一刻才寄到，結果發現封面需要特殊加工；甚至有作品已獲選為重要通路的選書，最後卻因原出版社提供錯誤圖檔，只能延後出版而錯失重要宣傳機會。

翻譯書還會依印製方式分成「自印」與「合印」。前者由買下版權的出版社全權處理印刷，可自行決定再刷頻率；後者的印刷則需交由原出版社集中安排管理，雖然較無法控制時程，卻能降低成本，特別適合立體書、有聲書或觸摸書等加工複雜的類型。

相較之下，原創作品像是一場長時間的耐力賽。郭孚將臺灣自製書大致分成三種類型：創作者已有完整提案、文字作者或插畫家提案後，再由出版社媒合合作，以及出版社主導企劃、主動邀請創作者合作。無論是哪種類型，都需要經過草稿、分鏡、編輯溝通、反覆修改、打樣與印刷等流程。

巫佳蓮坦言，原創作品最辛苦的地方，往往是無止盡的修改。她曾遇過一本繪本中途換了近十位編輯，每個人都有不同意見，但意見未必能一次到位，只能不斷要求創作者再試試看，反而讓作品逐漸失去原本的模樣。因此，好的編輯不只是提出具體修改意見，更要能協助創作者找到作品真正能打動人心的核心概念是什麼。

合印小知識

合印的實際流程是什麼呢？舉例而言，假設A出版社以合印形式售出B書的日文、韓文版權，那麼日本、韓國出版社就要在指定的時間，將B書的日文、韓文翻譯檔案交給A出版社統一印製，完成後，A出版社再將書寄到日本、韓國。合印可確保一本書的各語言版本皆是相同品質，且印刷量大、更能降低成本，但海外配送的時間漫長不定，因此難以掌控出版時程。另外，合印書通常一年只印一次，所以暢銷書特別容易斷貨。✓

使用疊字行不行？

我以前也疑惑為什麼有人要用疊字說話，但有了小孩之後才發現，真的會忍不住，我先生還曾經不小心在工作場合中說出疊字。後來發現，這是嬰幼兒學習語言的一個過程，音節重複、節奏清楚的疊字，能讓他們容易模仿發音，去代替完整的詞彙或句子，例如：抱抱、手手。但這個過程不會是永久的，總會慢慢過渡到正式的用法。所以我現在覺得，與嬰幼兒對話或是共讀時，對於疊字的使用，不需要完全抵制，但也不需要刻意使用，自然就好。



郭孚

點讀小知識

點讀筆是點讀所需的重要道具，可應用於語言學習、童謠歌唱、文字故事等各類型的書，只要拿點讀筆碰觸對應的書頁教材，筆就會發出聲音、唸書給你聽，成為行走的故事機兼互動式學習工具。

還想在臺灣看到這樣的
兒童文學……

希望有多一點無厘頭、純娛樂的作品。



巫佳蓮

我很喜歡日本的福音館出版社，他們滿勇於嘗試的，即使是很低幼的寶寶書也充滿了實驗性，且各種題材都可以做成繪本，還會和詩人、攝影師或雕塑家等進行跨領域合作，希望臺灣也可以有這類型的繪本。



郭孚

從單書到雜誌，
兒童文學的另一種製作邏輯

若說單本著作看重的是一次完整的閱讀經驗，那麼兒童雜誌更強調長期陪伴與持續更新。巫佳蓮分享，這也是雜誌更注重品牌形象、整體調性與讀者回饋的原因：「若一本書被炎上，大家不一定會延伸到出版社；但雜誌出現問題，讀者會直接把它和整個品牌連在一起。」

此外，兒童雜誌必須同步思考延伸內容——有聲書、配樂音效、點讀腳本、遊戲設計，甚至是角色IP經營。因此，編輯要懂得如何「一魚多吃」，在企劃主題時，同時思考版面怎麼安排、故事腳本怎麼寫、未來能不能延伸成有聲產品，甚至是否有機會集結成一本書。

而這些內容也需依照不同年齡層的理解能力重新設計。例如點讀功能，除了單純播放語音內容，還會加入像小鳥叫聲之類的趣味音效，讓孩子在閱讀過程中，產生探索與遊玩的樂趣。遊戲書則需考量孩子的手眼協調能力、理解能力與操作方式，讓閱讀延伸為一整套的感官與互動體驗。

就郭孚的觀察，雜誌讀者與單書讀者之間存在明顯差異，「孩子可能會記得某個角色、某個單元，甚至期待每一期的內容；但單書讀者即使買了很多同出版社的作品，也未必會記得它們對應的書系。」

在親子共讀與市場之間平衡

產品上市後，還要面臨市場的考驗。兒童文學長期面對家長期待與孩童需求之間的拉扯，郭孚就時常收到家長許願書籍附上注音，讓孩子能夠自行閱讀，但身為母親的她，其實不太希望過早將閱讀變成孩子獨自完成的事情，「我們不是都強調要親子共讀嗎？孩子能依賴爸媽陪伴閱讀的時間，其實真的很短。」然而，從市場與通路角度來看，有注音的書確實更容易被學校與圖書館採購。因此，在自製書的製程中，她通常會將選擇權交還給作者。

巫佳蓮則點出另一個現實：對兒童雜誌產業來說，「親子共讀」這四個字，在銷售上往往不是主要的賣點。許多家長訂閱雜誌，便是期待孩子能透過點讀筆自行閱讀，不需要家長額外陪伴。因此，在設計內容時，也需考量孩子能否獨立操作與使用。



《國王與國王》

Linda de Haan & Stern Nijland | 著、繪
林蔚昀 | 譯
青林 | 出版

談起選書，兩人不約而同提到一件事：許多成人對兒童內容存在著一種無菌化的想像。郭孚曾聽聞談論同性婚姻的《國王與國王》遭到抗議、最後被學校圖書館下架。她強調，這樣的事件並非是臺灣的單一個案，許多我們認為沒問題的書籍也被美國列為禁書，每個大人都會有自己的價值觀與審美偏好，但仍需不斷提醒自己：那究竟是為自己好，還是為孩子好？

巫佳蓮則形容，兒童文學工作者時常像是戴著腳鐐跳舞，「大家一想到兒童內容，就會預設它一定要是『對孩子好』。」但很多時候，「好」其實是大人定義的。她提到，像《鬼滅之刃》的故事情節充斥暴力與死亡，孩子卻非常喜歡；但相同元素若出現在兒童文學作品裡，則會引起大人的疑慮與抗議，「從這點來看，成人的期待和實際讀者的需求其實是斷裂的。」

兒童文學從來不是「把東西變簡單」而已。大人必須暫時放下自己的理解方式，重新思考：孩子究竟如何感受、如何認識世界？從知識轉譯、圖文配置到點讀設計，每一個看似微小的調整，背後都隱藏著編輯、譯者與創作者一次又一次的判斷，只為了帶給孩子更好的故事。

黃羽萍

喜歡寫字、拍照、聽故事，相信文字和影像能夠帶給人正面的能量。現為自由接案的文字工作者。email: yuvahuang@gmail.com